

宗教信仰与统治诸州之间的平衡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宗教改革使统治诸州分裂。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和沙夫豪森改信新教（归正宗），格拉鲁斯成为两教派混居之州，而卢塞恩、乌里、施维茨、翁特瓦尔登、楚格、弗里堡和索洛图恩则仍信奉天主教。1531年第二次卡佩尔战争之后，1531年11月20日的《第二次国内和约》（Landfrieden）对共同领地的宗教问题作出了有利于天主教一方的规定：它允许社区和个人回归旧信仰，却没有赋予新教徒同样的权利。¹在意大利语区诸辖地，统治诸州中的天主教多数，加上当地居民对天主教的忠诚，确保了宗教改革未能扎根。洛迦诺规模不大的新教社区于1555年依邦联议会的决定被驱逐，这一事件在B.I章中有详细论述，B.II章则追溯其在苏黎世丝绸业和银行业历史中的后续影响。

对诸辖地的治理而言，教派分裂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新教州任命新教徒担任 *landfogti*（总督），由他们在 *sindacato*（巡察会议）天主教多数的监督下治理天主教臣民。每一项任命都会被审视其教派含义，而每一宗涉及教会的司法或教会纠纷都可能演变为统治诸州之间的争端。臣民们学会了利用这些分歧。对某位新教 *landfogto* 心怀不满的社区可以向天主教州申诉，反之亦然。自1560年起担任米兰大主教的卡洛·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对提契诺诸辖地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以大主教身份视察其本总教区内的堂区，而在科莫教区的堂区则以教宗视察员的身份行事，因为科莫

教区直至 1751 年仍隶属阿奎莱亚教省，不在其都主教权限之内。他的视察，以及他于 1579 年在米兰创办、用以培养瑞士神职人员的 Collegio Elvetico（瑞士学院），强化了诸辖地的天主教认同，以及米兰总教区和科莫教区对这些辖地的影响（B.III 章）。²

1 莱文蒂纳与三州辖地

莱文蒂纳值得单独论述，因为其地位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有所不同。1480 年的和约确认了该河谷的地方法规和地方机构，莱文蒂纳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它构成一个统一的河谷公社，下分八个 *vicinanze*（邻里社区），其共同事务由每年召开的全体议会以及一个拥有广泛行政和司法权力的议事会处理。其军事分遣队按各 *vicinanze* 分摊，经常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战役中与乌里人并肩作战；通过驮畜运输（*someggiatura*），河谷的农民分享了圣哥达通道的收入。当地人自视为乌里的小伙伴，享有自己的权利，这种看法并非毫无根据。³ 这种自我认知解释了 1755 年起义何以如此激烈——下文将对此加以讨论——当时乌里试图在该河谷推行新的监护规则。

贝林佐纳、里维耶拉和布伦尼奥是共同辖地中面积最小、最贫穷的。贝林佐纳是一个有着可观过境贸易的集镇，其市民于 1500 年自愿归顺，并期望自己的特权得到尊重。里维耶拉和布伦尼奥是农业河谷，有着季节性外出谋生的深厚传统，尤其是栗子小贩、巧克力师傅和烟囱清扫工（A.III 章）。在这三个辖地中，三个统治州以两年为一周期轮流担任 *landfogto* 一职，其代表每年开会受理上诉、审计账目，形同十二州 *sindacato* 的缩小版。⁴

常见误解。人们常说提契诺曾作为瑞士人的“殖民地”受到统治。这个词准确反映了政治权利的缺失以及通过司法攫取收入的情况，但它错误地描述了法律结构。诸辖地是中世纪领土国家传统中的一种领主权利共管体：统治者承袭了米兰公爵的权利，确认了地

方法规和特权，并将公社治理、地方税收和公地管理留给当地居民。那里既没有殖民者定居，也没有土地转让，更没有有利于统治诸州的系统性经济政策。由此形成的秩序是一种遥远而分散的领主统治，带有这种形态所特有的种种不公。⁵

2 注释

1. Hans Ulrich Bächtold, “Landfriedensbünde”, 载 HLS, 2014 年 11 月 20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09807/2014-11-20/>; Pey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见上文)。
2. Pablo Crivelli, “Borromeo, Carlo”, 载 DSS, 2021 年 8 月 27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10211/2021-08-27/> (德文: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10211/2021-08-27/>) , 关于其对处于米兰教会管辖之下的提契诺诸辖地的关注以及 1579 年创办 Collegio Elvetico; Marco Jorio, “Aquileia”, 载 DSS, 2001 年 8 月 2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6950/>, 关于 607 年至 1751 年间阿奎莱亚对科莫教区的都主教管辖权。他作为教宗巡视员在科莫教区各堂区中的作用, 见第 B.III 章。
3. Mario Fransioli 与 Tiziano Locarnini, “Leventina”, 载 DSS, 2017 年 3 月 14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8543/2017-03-14/> (关于 1480 年对地方法规和地方机构的确认、八个 vicinanze、年度全体议会和议事会、阿尔卑斯山以南战役中的军事分遣队, 以及作为农民副业的 someggiatura)。另见 Ceschi, Nel labirinto delle valli (见上文)。
4. Chiesi 与 Crivelli, “Bellinzona (pieve, baliaggio, distretto)” (见上文), 关于由三州轮流任命、任期两年的 commissario (专员); Chiesi, “Riviera (baliaggio, distretto)” (见上文)。

宗教信仰与统治诸州之间的平衡

5. 此处的法律定性依据 André Holenstein, “Baliaggi comuni”, 载 DSS, 2021 年 9 月 21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09817/> (landfogti 行使低级和高级刑事司法权、军事指挥权、对地方行政的监督权以及对领主收入和权利的管理权), 以及 Pey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见上文); 关于对地方法规和地方机构的确认, 见 Fransioli 与 Locarnini, “Leventina” (见上文); 关于公社自治, 见 Noah Businger, “Why is Ticino part of Switzerland?”, 瑞士国家博物馆博客, 2024 年 2 月, <https://blog.nationalmuseum.ch/en/2024/02/why-is-ticino-part-of-switzerland/> (“When ruled by the Confederacy, each commune had been self-governing to a large extent”)。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 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 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confession-and-the-balance-of-the-ruling-cantons